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德里纳河上的桥

(塞尔维亚)安德里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德里纳河上的桥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著
蒋欣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T·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安德里奇（1892—1975）是塞尔维亚现代著名作家。1892年出生在波斯尼亚特拉夫尼克附近多拉茨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安德里奇两岁丧父，举家迁居维舍格拉德城，并在那儿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1914年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入狱，1917年获释。1919年安德里奇大学毕业，在萨格勒布与人合办《文学南方》杂志，1935至1939年曾任《塞尔维亚文学通报》编委。1921至1941年间在南斯拉夫驻外使馆任职。二战后曾任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塞尔维亚科学院和斯洛文尼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当选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联邦国民议会议员，另外还担任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多年。安德里奇于1914年开始发表诗歌。其散文诗集《Ex Ponto》（1918）明显带有现代派诗歌的印迹。后来创作了许多现实主义的散文作品，并陆续发表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如《婚礼》（1936）等。同时还撰写了一批国内外作家作品的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隐居在贝尔格莱德，坚决拒绝同法西斯合作，致力于文学创作，写出了《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女士》三部长篇小说，均发表于1945年。

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围绕着维舍格列城边一条大桥从兴建到炸毁的历史，追述了16世纪至20世纪初400年间南斯



德里纳河上的桥

拉夫各族人民受压迫的苦难史和卓越的斗争史，描绘和反映了发生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边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516年土耳其占领者强行征集南斯拉夫基督教徒的儿童，把他们渡河运往土耳其，迫使他们接受伊斯兰教，企图把基督徒改造成穆斯林，即所谓“血贡”。若干年以后，“血贡”中的一个儿童成了土耳其的丞相穆罕默德·巴夏。他下令建造德里纳河大桥。并让他的心腹阿比达加在监督建桥时对南斯拉夫人民实行野蛮残酷的压迫。南斯拉夫人民不堪忍受奴役而奋起反抗，结果遭到残酷镇压。带头的反抗者被酷刑折磨致死并被悬挂在桥栏杆上示众。到了19世纪，桥中的加比亚台成了平时人们闲谈、聚会和漫步的地方，土耳其镇压起义军时又把大桥变成了屠杀南斯拉夫人民的刑场。在奥匈帝国的德国佬高压统治南斯拉夫的几十年期间，南斯拉夫人民在这个桥上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1914年，德里纳河大桥被炸毁，历史悠久的波斯尼亚走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波斯尼亚人民反抗被压迫被奴役的不屈斗争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第一章

德里纳河是一条流经崇山峻岭的峡谷和深涧的河流，中途还有几个地段穿流于广阔的平原，在河流的一边或两边冲积形成大片肥沃的土地。这些肥沃的土地，有的高低起伏，有的广阔平坦，是人们耕作和定居的理想场所。

维舍格列城就座落在这样一个平原上。德里纳河穿流于布哥岭和乌扎尼沙山之间的深邃的峡谷之后，在维舍格列突然峰回路转，使得两岸陡峭的山峰看上去几乎完全连成一体。正是由于河道转弯过急，让人产生了种相近咫尺的感觉。德里纳河从那里流出来时仿佛是从一堵黑墙上决口溢出。随后，这些山峰骤然分开，形成一个地形错落有致的盆地。从高处看，盆地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十五公里。

一座壮丽雄伟的十一孔大石桥就矗立在那青色的急流穿过的黑色峭壁奔泻而下的地方。由桥而下是一块扇形的起伏不平的谷地。谷地中间就是维舍格列城及其郊区。谷地四周的山坡上，三五成群的房舍傍山而立。谷地的中央则是阡陌纵横的田野、牧场和李树园，此外，篱笆墙、小树林的、星星点点的松树遍地可见。

远远看过去，德里纳河的碧绿河水从这座白石桥的大桥洞流出来，那一整块阳光灿烂、万物欣欣向荣的大地、甚至地面之上的天空也宛如行云流水般从桥中溢出。



德里纳河上的桥

德里纳河的右岸，跟大桥紧挨的地方就是市中心所在地，土耳其国家繁荣的商业区就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土地上。

大桥的另一头是倚靠大河左岸的郊区，马鲁金平原。房屋分布在通往萨拉热窝的大道两旁。因此大桥不仅成为房屋与大路桥梁，而且也把维舍格列的城区和郊区衔接起来。

这样说实在一点也不过分，正如我们说“太阳早晨升起为的是让我们能站在那里看见周围世界，从事日常工作；晚上落下则是为了让我们休息，消除一天的疲劳”一样恰当。

这座大石桥造型精美，结构坚固，是其他繁华城市中的桥建筑所不可比拟的，真是件鬼斧神工的艺术品。难怪从前有人说：“这样的建筑物在奥斯曼帝国仅有两座。”大桥是德里纳河中上游地区能够常年通行、安全可靠的惟一交通要道，是波斯尼亚到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的全国各地，乃至斯坦布尔的必经之地。位于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周近的市镇也必定因而发达起来。

维舍格列便是其中一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桥两头的房屋和居民成倍增加。维舍格列之所以生存发展，并且像今天这样繁荣，完全归功于大桥的哺育。

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该城的全貌及它和大桥的关系，我们还应当指出，维舍格列城内还有一条河，河上也有一座桥。这条撒夫河是德里纳河的一条支流，河上有一座木桥。绝大部分平民就在两条河交汇的一条狭长的沙质土地上聚居，郊区则分散在德里纳河左岸和撒夫河右岸。不过，在这个水乡泽国，人们谈话内容里提到“在桥上”这几个字，那必定是在讲德里纳河上的大桥，而不是指撒夫河上的木桥。因为那座木桥构造既简陋，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供人和牲畜通行外，更



无其他任何意义。

大桥长约二百五十步。宽十来步，此外，在大桥的中部，沿车道两侧向外建了两座完全对称的平台，这样大桥的宽度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这两座平台人们叫做加比亚台。中央桥墩由下而上逐渐放宽，并在两边加了支柱，成为了车道两侧平台有力的支撑体，使之雄伟地凌空屹立在咆哮的河水上空。

这两座平台长宽各五尺，外侧围以石头栏杆，但没有加屋顶。从市区走过来，右边的平台像是一座“沙发”。这座大型沙发，建造美观实用，比平地高大约两层，台阶的四周排着座位，可以倚着栏杆感受天与水的交接。台阶、座位和栏杆都是用同一种浅色的石块砌成的。桥左面的平台，与“沙发”完全一样，只是没有座位。在桥栏杆的中央，砌了一方一人多高的石墙。墙顶上竖了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石碑，碑上刻了密密麻麻的土耳其文——一篇由十三节诗组成的碑文，上面刻着造桥的人名和年月。墙脚有一个喷泉，是从一个石头做的龙嘴里喷出的一缕细流。

一个卖咖啡的小贩，带着咖啡壶、杯子和他那终年不灭的炭炉，在这座平台上卖咖啡，他的伙计刚把咖啡送给坐在对面“沙发”台上的顾客。这就是加比亚台的大致情况。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这座大桥的加比亚台及周围维舍格列城平民的生活情况。每当他们谈起个人、家庭或公共的事情时，总是提起“在桥上”这几个字。这也难怪，他们从小到大都与这座大桥生息相交。住在德里纳河左岸的基督教徒的孩子，出世不几天，就有人抱着走过大桥到对岸教堂里去受洗礼。其他儿童，即便是住在右岸，或出生在穆斯林家庭而不必受洗礼，也会和他们世代代的先祖一样，把大部分童年生活留在这大



德里纳河上的桥

桥附近。那情景真让人难以忘怀，他们或是在桥旁钓鱼，或是在桥洞下面捉鸽子。在那时他们就已经看惯了这座轮廓优美、结构匀称宏伟的浅色多孔桥。他们已熟悉那些独具匠心的雕刻和关于大桥建造的故事和传说。在这些故事和传说里面，许多编造的神话让人啼笑皆非，但一加上真实的美丽的建筑，让人分不清真假。他们早就将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印入脑海，好像它们是与生俱来的。这同他们会祷告一样。如果问他们是由谁教会的，第一次听祷告在哪里，就是绞尽脑汁，他们也想不起来了。

他们说，这座桥是奉穆罕默德巴夏大丞相之命修建的，丞相就出生在大桥附近的山后面。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丞相能调动一切必需的人力和物力，建造起这座万古长存的宏伟大桥。（在这些儿童的心目中，丞相永远是一个有极大权威和本领的人，既让人尊敬，又让人生畏。）他们还说，大桥的建筑师是拉岱。他终于在他有生的一百年间在波斯尼亚的土地上矗立起这一光彩夺目、永世不朽的建筑物。人们的想像还是归想像，是不会在现实中存在的，这不过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愿望而编造出来的一位传奇人物。之所以把石桥的修建归功于他一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费脑筋去听别的说法，也不愿意使自己在感情上去感激许多人。这些小孩还说，正像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人出来反对一样，河神对于大桥的修建曾竭力加以阻挠，每到夜间她就会拆除白天造好的部分。后来，从河水里发出来的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建筑师拉岱去寻找一对尚在襁褓之中的孪生兄妹，兄弟叫斯多亚，妹妹叫奥斯多，把他们放在中央桥墩里，便会阻止河神的破坏行为。人们于是立刻在波斯尼亚全境搜寻这两个小孩。谁要是能找到这一对婴儿，并把他们送



来，就可以得到奖赏。

后来，警察终于找到了这一对正在襁褓中的孪生兄妹，他们在一个偏远村庄一户农家里。于是倚仗丞相的权势强行把他们抱走了。孩子的父母不甘心自己的亲生骨肉就此被人夺去，他们被抱走后，母亲呼天求地，不顾警察的辱骂与殴打，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一直跟到维舍格列。到维舍格列后，她不顾自身安危，向建筑师乞求还回她的孩子。

但是没有用，两个小孩后来还是被放进了桥墩，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后来，好像是建筑师对他们起了怜悯之心，特意在桥墩上留了两个小洞，以便不幸的母亲由洞口给两个遭难的小家伙哺乳。这两个洞口现已成了野鸽经常出没的地方，尽管小，只有枪眼那么大，但设计独特、精巧细致。现在惟一能看到的，是桥墩的墙壁上几百年来一直往下流的乳汁。据说每年到一定的时候，乳白色的液体就从石块之间接缝的地方渗出来，常年累月，在石壁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迹。（孩子们一想到母亲的乳水，就觉得那记忆犹新、淡而无味的东西，也如同他们对于丞相和建筑师的看法一样，是一种捉摸不定、神秘莫测，同时又令人心慌意乱、敬而远之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桥墩上白色石壁刮下来的粉末，就成了贩子们卖给产后缺奶的妇女们的良药。

在支撑加比亚台的中央桥墩上的一个大洞中，有一个同城堡上枪眼那么大的小门洞。洞里，据说有一间黑咕隆咚的大房间，房间的主人是一个阿拉伯黑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常在夜里梦见他。此外，在他们竞相编造的故事中，也总少不了他。据说，这个黑人是魔鬼的化身。孩子们迄今还没有一个见过他，因为他们一个也没有死。但是，有一天夜里，卡米突



德里纳河上的桥

然在桥墩旁边死了。他是一个做苦工、又有气喘病的酒鬼，平常老是喝得醉醺醺的，眼睛里充满血丝。大家都说，他碰到了那个黑人。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那天晚上，他居然冒着零下十五度的严寒，跑到桥上去露宿，还喝得酩酊大醉，由于神志被酒精麻醉，便在夜里冻死。孩子们常常趴在这个黑黢黢的洞口上往里看，那心情如同我们看恐怖片一样，既想看个究竟，心里又怕得要命。他们彼此约好，一起到洞中看个明白，看那个黑人到底有没有，谁要是发现什么情况就喊一声。于是，大家便怀着好奇的心情，目不转睛地往里面看，心里紧张得七上八下，像小鹿蹦跳一样。后来，一个胆小的小孩，觉得里面有个布幔之类的东西仿佛在左右晃动，恐怖油然而生，决定放弃刚才的约定，颤动地叫道：“黑人来了！”转身就要逃走，大家这才一哄而散。

气氛一乱，那些对于离奇的故事态度认真、讨厌恶作剧的孩子，再想看也看不成了，这使他们大为扫兴，抱怨着那个胆小的伙伴，因为他们相信一定可以看到一点名堂，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一到夜间，好多孩子便做起梦来，梦见自己同魔鬼的化身——桥墩里的那个黑人搏斗，后来便叽哩咕噜，手舞足蹈起来。这惊动了他们的母亲，母亲赶紧把他们从梦中唤醒。有的母亲赶紧叫他们祷告上帝。孩子们才懒得做呢，不一会儿便马上进入梦乡，这样一个梦只是宁静夜里一段小小插曲。

大桥上游，在两岸灰暗的巉崖上，每隔一定的距离，矗立着两个圆窟窿。据说那是自天而降的神马在岩石上留下的足迹。这些脚印从河流一边的山坡上，一直延续到对岸，最后消



失在褐色的庄稼地里。

夏天，在河边钓小鱼的孩子们认为，那是很久以前古代出征的战士留下的足迹。他们说，远古时代的石头像泥土般松软且有粘性，能征善战的英雄们，个儿都很高大，他们的坐骑也都是高头骏马，踩一脚便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迹。塞尔维亚的儿童则认为那是克拉里埃维奇·马尔戈的战马沙拉的脚印。那个美丽的神话说的是被囚禁在天上的马尔戈从那里逃出来后，乘着沙拉沿山坡而下，然后一跃而过德里纳河。因为那时候，河上还没有桥。然而穆斯林儿童认为，那个英雄不可能是克·马尔戈，（因为一个基督教徒、私生子哪有那样大的资格得到一匹神马？）而是吉尔则来·阿利亚骑的马。那匹神马迅疾如飞，轻轻一跳，便可跃过一条大河，根本用不上渡船之类的玩意儿。这两个不同地区的儿童虽然意见不同，但从不彼此维护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各自都那么自信。何况，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对方放弃他的观点，也没有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观点。

雨后，这些宛如大石盆一般的又深又大的圆窟窿里便积满了水，久滞不干。孩子们戏称它们为水井，他们也不分宗教信仰，都把钓来的小鱼养在里面。

在河的左岸、稍微突出大道的地方，有一个孤零零的大土堆，土质坚硬而发灰，一种像钢丝一般坚硬的带刺小草便独自霸占了这片土地。这是孩子们在桥边游玩喜欢去的地方，也是他们到的最远的地方。有人说这是拉底斯拉夫的坟墓。据说他是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头领，力大无穷。丞相决定在德里纳河上建桥后曾派大家参加劳役，别人都俯首听命，只有拉底斯拉夫不买账。他认为在德里纳河上造桥是异想天开，因此他根本不



德里纳河上的桥

同意这样做，还联合大家抵制丞相的命令，更劝说丞相放弃这个计划。丞相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他干掉。因为他刀枪不入，绳索和铁链对他也一无所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锁链挣断，可见他力气之大非同常人。丞相只能先派了一个诡计多端的侍从，收买了拉底斯拉夫身边的仆人，探出了他的致命弱点，结果了他的生命。这样，丞相的建桥计划便没了阻碍。后来人们乘他熟睡之际，来了个突然袭击，用丝织的绳子把他勒死，因为他的护身符的克星便是丝织品。妇女们都说，每年秋天，在圣母降生节和升天节之间的一天夜里，都会有一道很亮的白光从天上直射到这个土堆上。孩子们总在刚入夜时，便守在朝着他坟墓方向的窗前仰望天空，等待那道白光的降临，但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一到深夜，他们就被睡魔征服了。这道白光往往被夜间从乡下回到城里来的人，在过大桥后面的土堆上看到。

但是在维舍格列的土耳其人中，流传着这么个故事，一个名叫舍克·都尔加尼亚的穆斯林苦修僧为了捍卫伊斯兰教在这里牺牲了。这个了不起的英雄的灵魂就守卫在这里，使得异教徒的军队无法渡过德里纳河。但在墓地上没有立一块穆斯林墓碑，据说那是苦修僧本人的意愿，因为他希望自己安葬的地方，不要留下任何标志，免得被人发现。这样，他可以在来侵犯的异教徒军队中无孔不入，阻止他们越过维舍格列桥。因此，除了天上不时射来的一道白光，这个土堆上什么也没有。

维舍格列的儿童就是这样在这些神化传说中，在无忧无虑的游戏和天真烂漫的幻想中度过他们的童年。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便加入到位于大桥中央的比亚台上来了。在这里，青年人的特性使他们找到新的寄托，开辟新的天地，但人生的烦



恼、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就从此开始了。

青年男女之间的互相思慕、眉目传情、缠绵情思和窃窃私语都是在加比亚台和周遭进行的。他们进入社会后做的头一份工作，做的第一批生意，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他们在这儿约会，洽谈生意，争吵与和解，幸福与痛苦便轮番交替进行着。加比亚台的石栏杆上小贩们吆喝着叫卖刚上市的樱桃和甜瓜，还有土耳其甜早茶和热气腾腾的上等面包。到这里来的有各色各样、各种行档的人，有乞丐和身有残疾或长着癞疮的人，也有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到这里来不是闲逛，就是给至亲好友送点水果、衣服、兵器之类的礼物。一些地位显要的成年人也常到这儿来商谈公事或休闲娱乐，但更多的是整天嘻嘻哈哈、说说笑笑的年轻人。每当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在那风起云涌的岁月当中，这儿便成了张贴告示的地方（就贴在土耳其碑文和喷泉之间的石墙上）。

一八七八年以前，因种种原因被处以死刑的人都在这里执行，因此这里到处都悬挂着示众的头颅。在这个边境城市，处死刑在动乱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些时候，甚至天天如此。

参加婚礼的行列和出殡的行列在桥上经过的时候，也总要在加比亚台上逗留一下。参加婚礼的人常常在这里聚齐，排成队列，到城里去。如果遇到好天气，人们便饮几瓶酒，载歌载舞狂欢起来，因此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往往比预计的要长。至于送葬的行列从这儿经过时，杠夫们常把死者在加比亚台上停放一会儿，歇息一会儿，也便让死者留有一点台上的气息，让他的灵魂得以怀念。

如果说大桥是维舍格列城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加比亚台就



德里纳河上的桥

是大桥最重要的部分。维舍格列人曾经接待过的一位土耳其旅行家，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他们的加比亚台是大桥的中心，而大桥则是维舍格列城的中心。这使我这位来访者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恐怕其他人同我的感觉一样。”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过，古代的建筑师们为了造这座大桥，曾经同河神以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进行过斗争，还不得不牺牲掉两个可怜的婴儿，以便让告诫的声音得到回应。不论怎样，加比亚台的设计显示了他们独特而高超的聪明睿智。他们造桥的时候，不但考虑到坚固、美观，而且考虑到实用、方便，世世代代都受益不浅。任何一个旅游者在看了维舍格列城的现实生活并加以思考之后，一定会承认，能够像波斯尼亚中维舍格列人，甚至是其中的每个贫民，来解读加比亚台带给人们的好处的没有几个。

当然，冬季自当别论。这里的冬季，河面上经常刮风，人们迫不得已才过桥，而在经过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在凛冽的寒风中快步前进，当然不会久留于光秃秃的加比亚台。但在其他季节，加比亚台对大人和小孩来说都是一种享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任意时间和友人坐在“沙发”上谈生意，聊天。

这个石头“沙发”高于河面十五米左右，仿佛翱翔于碧绿潺潺的河水上空。站在上面可以感受一下，三面郁郁葱葱的群山，头顶的青天浮云或满天星斗；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向下游着，则可以看到一个不大的盆地环抱在万重青山之中。感觉真是太棒了，仿佛这片天地便在你心中、眼底。

试问，世界上有多少显贵之人和富翁能在这样一块地方赏心悦目，消愁解闷，过舒适安逸的生活？很少很少。可是若干世纪以来，在我们这些维舍格列人中，却不知道有多少人世



代代地坐在“沙发”上享受着旭日的东升，聆听傍晚祈祷的钟声，或一直羁留到深夜，仰望着满天繁星，留恋忘返。遇有不开心的日子便可以坐在这里，双手托着腮，倚在整齐光滑的石块上，面对着亘古不变的阳光照耀着的群山和浮云，解除心中的苦闷。

很久以前，一个外国人曾经很风趣地说过，加比亚台大大地影响了维舍格列城的命运和居民的性格。他认为，许多维舍格列人之所以喜欢沉思，喜欢作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加比亚台给予他们的宁静和没有争执。他们能够悠然自得地享受一切，这便成了他们性格中的一个独特之点。

当然，同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维舍格列人是不太会过日子的，他们追求享乐，大手大脚。维舍格列地势优越，郊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给予了每个人足够的钱财，但这些钱从来也不能在他们的腰包里存留多久。如果你在这里发觉一位老板能勤俭持家，经营有方，没有一点不良嗜好，那这个人一定是从外地迁来的。因为维舍格列的天时地利得天独厚，使得当地居民生来就不愁吃不愁穿，但同时已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挥霍浪费的恶习。他们的生活格言是：“今朝有钱今朝花”。

据说，老诺瓦克因精力不济，不得不歇手不干。要他放弃他那剪径的营生，去鲁马尼山中隐居打发残年时，曾给接替他的小哥鲁义扎交待了下面几句话：“你藏在道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过往行人。假如过来的人，穿着红背心，带着银徽章，裹着白绑腿，神气十足地骑在马上，那准是福恰地方的人。你千万不要迟疑，冲上去，他的身上和钱袋里装满了钱。如果过来的人衣着褴褛，低着头，伏在马鞍上，好像讨饭的叫花子，



德里纳河上的桥

你也尽管冲上去，因为那一定是罗加蒂扎地方的人。这些家伙吝啬、狡猾，可身上的银币哗哗响。但是如果来人双腿盘在马鞍上疯疯癫癫地敲着鼓，唱着歌，那你就只管放他过去好了，不可受他骗，因为他一定是维舍格列人。他身上不会有什么钱，钱财在他们家是留不住的。”

这个传说虽有些荒诞，但也说明了那个外国人对维舍格列人的看法。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考证它的因果及它的对错。究竟是加比亚台使维舍格列的居民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呢，还是他们已经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把它建成了心目中的样子？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也扯不清楚。

任何一种建筑物都是根据人类的需要建成，并为之服务的，它离不开人类而独自存在，正如在建筑学上，线条的布置和形状的设计都是精心的有计划的想法所产生的。但每一座壮丽、实用的大型建筑物的建成和存在，及其同所在地居民的关系，往往产生了许多错综复杂、古怪离奇的故事。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座大桥和维舍格列城居民的生活已经密切结合起来，而且任何场合都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在诉说大桥的建成和变迁的同时，也就是在讲述一部维舍格列城及其世世代代的居民生活的历史。这样，每当人们谈到维舍格列时，就必然要联系着十一孔大石桥这一主线，而桥上的加比亚台更是该城的一块不朽的丰碑。